

威遠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
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政協威遠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目 录

党的光辉

土地革命时期威远革命斗争史略

.....陈天秀 李祥林 毛建威 (1)

罗世文同志革命的一生

.....中共威远县委党史办提供 史鉴整理 (16)

范洪兴二三事.....刘正彬 (25)

一曲颂扬共产党的光辉赞歌

——记威远县工商联不平凡的四十年.....刘述恒 (28)

威远县供销社建社四十年大事记.....林祥维 (49)

皓首忆英年 创业路维艰

——解放初期威师学生参加各项革命工作纪实

.....林世弟 林建德 王贞观 (57)
陈文汉 陈伯全 张大肖
杨中政

我在土地改革中的亲历忆述.....周茂林 (66)

威远县供销合作社诞生的点滴忆述.....张炬光 (69)

威远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变化概述.....黄崇哲 (73)

威远县水土保持工作史略.....杨星权 (80)

自强中学的崛起.....龙彻端 (86)

修建威远大桥的见闻述略.....刘正彬 (100)

威远县举办中医学徒班之简况.....林光华 (104)

解放初期威远县新义乡文工队活动始末述概...王森高 (111)

风光旖旎 景色宜人

——威远县几个旅游点纪实 陈国森 (115)

辛亥风潮

辛亥革命时期威远保路同志会领导的武装斗争史略

- 威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28)
- 杨绍南事略 刘宗禄 (144)
- 唐林瑞事略 刘宗禄 (146)
- 倪福兴事略 刘正彬 (147)

史林杂拾

威远县解放前、后 (至一九九〇年) 林业生产发展

- 史略 杨臣贵 (149)
- 威远河的变化史略 刘正彬 (183)
- 民国时期威远县的水利建设述概 杨星权 (202)
- 解放前威远公路建设忆述 陈 直 (207)
- 解放前威远土糖坊生产始末 陈 直 (209)
- 民国年间威远县的财政及金融工作录要 杨照华 (211)
- 解放前威远县西医业概述 林光华 (218)
- 民国年间威远县的文化事业梗概 杨照华 (222)
- 威远县新民中学办校忆述 王舫舟 宋 湘 (225)
- 创办威远县私立健行中学琐记 (234)
- 忆威远县私立健行初级中学 刘正彬 (242)
- “通惠中学”创办前后 谢持躬 (245)
- 高石场之今昔 周宏霖 (249)
- 威远县玄关内炼气功内幕一瞥 李子章 (258)
- 我在黄埔军校预备班学习的亲历和见闻 周饶丰 (262)
- 周利群落网记 安廷元 毛建威 (266)

土地革命时期威远革命斗争史略

陈天秀 李祥林 毛建威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内局势急剧逆转。为了保存、壮大革命力量，党组织暂时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活动。8月初，中共党员张涤痴离开广州回威远，在充分分析革命形势的基础上，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事革命宣传、发动和建党工作。1928年元月，张涤痴与上海回威的中共党员张挹骞、李君儒共同筹建党的组织——中共威远县委特支，是年底建立了中共威远县委员会。从此，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斗争热火朝天，在威远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诗篇。

一、智斗“董太师”

民国初年，董兢存倚仗父亲董伯和曾任威远军政府军政长的权势，当上了威远县议会议长。以后十多年间，他挟议长之名把持一方，培植亲信，网罗党羽，舞弊贿选，操纵机关团体，滥支议、参两会收入，从不公布帐目，并长期霸占县中学署作为己有。最可恨的是他勾结军阀官府，一年预征三年粮税，鱼肉乡民，横行无忌。群众切齿痛恨，送他一个雅号——“东汉董太师”。

从广州回威的中共党员张涤痴了解这一情况后，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决定从董兢存开刀。1927年9月16日，张涤痴联络各方知名人士24人，呈文控告董兢存。诉状言辞严厉，条理清楚，事实确凿，证据充分，历数董兢存贪污议、参两会经费等为非作歹的罪状，要求县知事下令停止董兢存的职权，并收回他霸占的学署。县知事阅状后当即批示：“候查明办理”。

老谋深算的董兢存知道帐目不交不行，立即采取金蝉脱壳之计，向县署函称20日向县党部办理移交手续，以自交自接的手法掩人耳目，妄图蒙混过关。张涤痴识破董兢存的骗局后，及时予以戳穿，便于19日约集各代表到县署质询，并呈文要求迅速审理16日所述的案件，避免徇私交接帐目。

董兢存眼见一计不成，又施二计，遂强词夺理说20日是交年度预算，不是交帐本，使出拖延过关的招数。张涤痴则步步紧逼，穷追不舍，于20日第二次联名控告他：“变更事实，欺官欺民”。要求立即将议、参两会的所有帐目，提交群众公开清理，防止董兢存造假帐。

董兢存屡次受挫，恼羞成怒，声称除本会议员及省公署、省议会外，其他任何人没有过问议、参两会的权力，更没有召集清理帐目的理由。同时又指使爪牙散布控告人是受共产党指使，诬蔑张涤痴曾贪污公款，遭到通缉，以此恐吓群众代表，企图孤立张涤痴。然而，张毫不退却，当即呈上一状要求县知事叫董兢存拿出证据，否则就应按诬告罪论处，并一针见血地揭穿董兢存唆使党羽诬陷中伤以保存旧势力的目的，再次要求县知事立即撤销董兢存的职务，令其从速归案交帐。

董兢存虽仗势顽抗，但县知事深谙众怒难犯的道理，只

好又批了一个“候查明办理”的批示。张涤痴见此情景，义愤填膺，连夜又组织22人联名写状送交国民党政府第24军，并抄呈县署。10月，第24军军长刘文辉阅状后，训令县知事说：张涤痴等人指控的各种情况，均有事实可证……，董兢存的党羽散布机关团体，企图把持一切，情形十分重大，应彻底追究，并命令知事按原状迅速查明，不得拖延。县知事得到上司命令，只好将议、参两会帐目调来县衙，由张涤痴等群众代表进行清算。

张涤痴七天六状，义正辞严，证据确凿，使董兢存声名狼藉，不得不“卸任”下台，这场由张涤痴发动的反贪官污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

二、建立农协会

张涤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亲聆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等革命活动家的教诲，系统地学习了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接受了集会结社、组织宣传等方面的训练，懂得了农民运动实施方法。他回家乡后，经常身着粗布衣裳，头戴草帽，深入农村，利用山坡、荒坝、岩洞等地召集农民弟兄开会，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他说：农民是万民衣食之父母，可一天累到黑，一年累到头，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包谷红苕，住的是茅屋草棚，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贪官污吏、地主土豪不管天年好坏，仍照旧收满租，继续加租加押。遇到兵差款、预征款，连杂粮、家畜都要给你提尽，整得你大年三十晚上也要香火坐箩筐（搬家）。我们庄稼佬也是人，不是牛马！不能认为自己命穷、命苦，甘受剥削，要起来斗争，我们才能盘家养口，也才有出头之日。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张涤痴还教农民唱《庄

稼佬之歌》、《工农兵之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

《庄稼佬之歌》中唱道：

“……红日未升天未晓，庄稼佬出门了！出门去忙得不可开交，找些银钱得不到，被强盗抢去了！……土豪劣绅更糟糕，加租谷加红苕，芝麻谷草都提尽了，……。贪官污吏跟倒搞，帝国主义大强盗，还有军阀第二号，整得我们庄稼佬实在太惨道。……倘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打倒，土地还家庄稼佬出头了，……”

在进行宣传鼓动的同时，张涤痴还支持佃户抗捐抗款，与团阀进行斗争。佃户刘福兴在张涤痴的支持下抵制勒派，甲首李成林恼羞成怒，便逮捕了刘福兴，并押着他到县城河北街茶馆，找张涤痴无理纠缠，后遭张当众斥责。气急败坏的李成林又跑到县衙“鸣冤”。第二天，团总濮思够同团正、甲首串通一气，呈文指控张涤痴支持佃户抗捐抗款，违犯国规。面对张牙舞爪的团阀，张涤痴毫不畏惧，同刘福兴一起两次对团阀提起反控，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团阀任意蹂躏人民的种种罪行。同时，又发动农民控告李成林：“违令舞弊，浮派不公”，要求公开摊派，以声援刘福兴抗捐斗团阀的斗争。

张涤痴据实依法控告团阀，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此，县知事康泽民不得不受理此案，秘密详查。在确凿事实面前，团阀一伙无法抵赖，违法行为暴露无遗，群众无不为之鼓舞。

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和实际斗争，群众得到了充分的发动。除城郊白鹤坝、两河口、铺子湾外，还有镇西、龙会、界牌、新店、连界场、新场等区乡场镇都先后建立了农协会组织。1928年8月中共威远特支成立后，威远县农民协会于是年秋

在镇西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张漆痴为会长，刘执中为副会长，孔方兴、张炳钧、傅品三、曹君尧为委员。大会确定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的群众组织，其任务是以抗租抗捐为中心，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接着，县农民协会发表《抗租宣言》，提出了“好田见打平分，坏田佃六主四；土租减半，稳租每石不过三十吊；取缔地主提取杂粮人工的苛例；惩办破坏抗租运动的敌人”等主张。1928年冬，中共威远县委建立后，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反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反加租另佃的农民运动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

三、捣毁县指委

1929年2月2日深夜，万籁俱寂，夜色朦胧。国民党威远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外面，突然出现一群精壮汉子，手执短棒、器械，破门而入。办公室内外人声喧嚷。一阵激烈的打砸声之后，吊牌、门窗、桌凳、什物全被捣毁，县指委委员刘昭然被打得在地上乱滚，丑态百出；罗斐成被打掉门牙，狼狽不堪；刘星阶等人也受了伤，罪有应得。指委会内一片惊恐混乱。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县的捣毁县指委事件。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第二届五中全会。当时，全国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在进行党务整理和党员登记。10月初，国民党威远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在原县党部旧址成立，并定于10月21日举行全县党员登记。威远县的国民党员，一向分为新旧两派。这次党员登记，县指委中的旧派成员为独揽党权，排除异己，将党内八十多人审查为“不合格”党员，其中大多数人是新派成员，故而派系矛盾迅速激化。地下党县委抓住这一时机，指示已经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

员张挹蓐、李君儒等人，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发动外部社会力量配合，干扰国民党整理党务和党员登记。

11月21日，共产党员张挹蓐鼓动县指委委员宋康发表宣言，揭露县指委黄武子、刘允文、罗斐成等包办党员登记，营私舞弊，任意宰割同僚之黑幕。22日，被排斥的国民党员约集到县指委，邀请县知事和驻军长官到场作证，当即公推张挹蓐、周季卿为代表，宣布组织成立“检查委员会”，以负责质询县指委和查看党员登记表。我党外围组织“青年益民社”骨干邹明光以团务局长身分当场宣布：“如不停止活动，即以扰乱冬防治安逮捕治罪”。县指委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只得同意知事和驻军长官的调解：将党员登记表交县署锁存，第二天由检查委员会推选代表共同查看，在此纠纷解决之前，暂时停止党务活动。

县指委受到如此严重打击，不甘失败。后来，他们派罗斐成潜行自贡，电告省指委，派刘允文急赴省城，详细呈诉。11月23日，检查委员会代表张挹蓐等人履约到县署查看党员登记表时，县指委却声称：刘允文、罗斐成已走，你们没有到县署查表的权利，企图等待省指委的支持。而被排斥党员鼓噪不已，要求还其清白。这时，被视为“合格”党员并委以第一区党部首席筹备委员的李君儒，积极配合张挹蓐领导的斗争，以党员要求解决登记纠纷后再进行选举为由，宣告退席。雷启云等十六名已登记的“合格党员”也向知事公署指控县指委，要求伸张正义，为被排斥者鸣其不平。这些党员在国民党营垒中反复冲杀，使合格党员迅速发生分化，县指委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与此同时，中共威远县委书记张涤痴又亲自带人冲击第五区党部成立大会，广泛代表社会正义力量，声援张挹蓐、

李君儒等人的斗争。县指委一再失利，无法摆脱被动窘境，便派人多次求助于省指委。为维护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反动权威，二十四军军部和省指委同时向威远驻军和知事下令，解散张挹骞等人组织的检查委员会，并宣称任何机关法团不得干预党务，令将张挹骞及从场滋事者查明究办。

面对军部和省指委的压制，中共威远地下党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组织力量捣毁县指委，给予反动营垒更沉重的打击。为此，县委书记张涤痴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周密策划，决定从农会、工会会员中挑选一百多名精壮汉子，由县委成员及农会、工会、益民社骨干刘执中、蓝明忠、张学成、林焕章和熊顺克等人率领，于1929年2月2日下午，分别在城内外隐蔽地点集中，等到夜深人静时，一举将县指委捣毁。袭击后，工会、农会的人员，攀着早已准备在西门口城墙上竖着的几十根篙竿，滑下城墙，登上河边停着的几支木船，悄然离去。

由于组织周密，行动迅速，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反动当局一致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事发后，县指委人员垂头丧气，一时溃散，无力再进行党务活动。

四、围城逼县衙

在中共威远地下党的领导下，威远县农民协会在全县各地掀起了以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反加租另佃和抗兵差、抗预征粮、抗苛捐杂税为内容的“三反三抗”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破坏了反动统治秩序，而且直接影响了军阀的财政收入。1929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第24军派提款委员来威远坐镇收款，第一件事就以“反抗军款，拒不交纳”的罪名，逮捕张涤痴，妄图杀一儆百，把农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

去，可万没想到却激起了人民的更大愤怒。为营救张涤痴，中共威远县委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杨森同刘文辉打仗而调走威远、荣县驻军的机会，组织农协会、工会、妇联会成员上千人，积极配合党所掌握的地方民团武装，包围县城，营救张涤痴。这次行动，中区团队分别把守五道城门：镇西、新场200多人驻守接官亭高地，控制西南方向；铺子湾、高石场民团200余人占领魏家山、青龙亭，监视东北方向；地下党员、农协会会员与团练兵一连人进入城内，直逼县衙。提款委员与县知事在大兵压境而又无后援的情况下，不得不答应4月4日释放张涤痴。为争取斗争的更大胜利，张涤痴提出：如不取消预征粮、牛头捐，张某拒不出狱。提款委员与县知事明知这是蛋打鸡飞的事，但在民威武力和社会舆论的紧逼之下，也只好既承认无罪释放张涤痴，又取消预征粮和牛头捐。

张涤痴出狱那天，群众欢欣鼓舞，燃放鞭炮，给张披红戴花，庆祝反预征粮和牛头捐的重大胜利。

五、打行恶奸商

五里浩（镇西）毗邻荣县，是位于荣县、威远两县城之间最大的一个场镇，集市贸易量较大，每逢场期，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要到此赶场，热闹非凡。但场内商品交易的行市，大都为地方恶势力所操纵把持。粮食市场包行李六生手段之狠毒令人发指。他不仅擅自加收厘金税，还贱买贵卖，大斗进，小斗出，为盘剥农民，特制出一种弧形斗刮，买时用弧内圈面刮斗，卖时用弧外圈面刮斗，对此，群众十分痛恨，诅咒奸商“吊秤打斗，必定讨口”。

为打击奸商盘剥，农民协会经过周密的计划，决定组织

几百名农协会会员举行打行罢市斗争。

1929年5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党员、县农协会会员傅品三和农协会会员余能江带领农协会会员数百人汇集来行。口哨一响，农协会会员们立即从袖中取出各色小旗和短棒，向欺行罢市者开战。顿时口号声、棍棒声和破碎声响成一片。米行的升、斗、簸盖、家什全部被打烂。包行李六生和斗手周德三见势不妙，抱头鼠窜，趁乱逃走；斗手周槐三当场生擒被打掉门牙。见此情景，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当即农协会组织了游行，许多赶场的人也都自动尾随其后，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县团练局得知消息后，急令团总出面调停，叫农民推举代表进行谈判。群众说：“我们都是代表！”使团总毫无办法。

当天下午，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刘执中召集农协骨干，在镇西曹君尧家举行会议。会上大家认为打行斗争仅是初步胜利，为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还需要发动更大规模的罢市斗争。于是决定，从第二场起，连罢三场（实际只罢一场）。按分工各自回去动员农协会会员带头不赶场，如有暂时困难，大家要互相帮助解决，并在场外各条路沿途设置哨点，上场路口由傅品三负责指挥，下场路口由余能江负责指挥，场侧各路口由温绍庭负责指挥。5月13日逢场，组织起来的农协会会员分别到达指定哨点，劝阻农民不要去赶场交易。由于反行市盘剥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因此，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响应，使镇西场上冷冷清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反动当局深恐事态扩大，便责令县税捐处将米行收回另包。

六、抗租杀差人

1929年春，镇西区地主滕绍卿要增加佃户傅洪发的地租，并威胁傅说：“今年要加五石租谷，我的地方你到底种还是不种？不种就佃给别人”。傅听后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答。恰巧在田里帮助栽秧的区委委员、区农协会负责人傅品三见状，接过话题，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种地，你们就会饿死。地方要种，但一颗谷子也不能加”。在一旁的农协会会员傅炳先接着说：“不种！还要种百年哩！”地主滕绍卿听了，顿时气得面色苍白，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恨恨地走了。回家后，滕向亲戚龚偏颈倾诉心中之愤。龚听后也说：“王再银佃我的地方，我提出加租，傅炳先也出来干涉，我看他们必定是农协会的”，于是两人合谋向县知事密告。

县知事闻报，勃然大怒，马上派差役肖全三、刘海江、夏舜清三人到镇西场捕人。6月9日，农协会会员王再银、傅炳先正在镇西镇赶场，不幸被捕。傅品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农协会会员傅荣武、余能江等人赶快带人去双青铺拦截营救，傅品三则带人尾随差人后面，当差人押解农协会会员行至双青铺拐弯处时，突然被100多名手持木棒、马刀的农民团团围住。傅品三从人群中站出来，质问差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捕好人？”差人回答说：“他们搞农会，图谋不轨”。傅品三理直气壮地说：“农民种地为生，有什么罪过？”“那我不管，我们是奉命行事”，差人狡辩道。此时，群众大声呼喊，快把人放了。差人说：“我们无权放人”。“你们到底放不放人？”“不放，就是不放！”群众愤怒了，有人喊道：“打死地主阶级的狗腿子！”话音刚落，一群农民蜂拥而上，举棒就打。刘海江当即被打破脑袋，倒地身亡；夏舜

清手、肩被打伤，鲜血淋淋，肖全三见势不妙，乘机溜走。傅品三接过余能江手中的马刀，一一割断农协会会员被捆绑的绳索，使农协会会员得救了。

七、除霸撵知事

镇西镇金竹滩范志澄，是个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一提起此人，当地群众无不切齿痛恨。金竹滩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高利盘剥的斗争，使范志澄又恨又怕，整日龟缩在荣县观音岩寨子上，暗中策划，组织暗杀团，破坏农运。还放出风声说，要把农协会会员“一个一个地杀掉”。

“不惩范贼不足以平民愤，不杀范贼不利于群众斗争”。荣（县）威（远）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缜密部署，决定惩处范志澄。狡猾的范志澄虽然气焰嚣张，但却从不轻易出寨一步。为了抓捕这个恶魔，农协会做通了范的记帐管事刘树明的工作，邀约范来金竹滩炭棚子结帐，以便抓获。

1929年6月20日，范志澄果然来到了金竹滩炭棚。时至傍晚，威远农协会骨干曾汉文率领几百农民和荣县高山乡的几百农民同时出现在金竹滩周围山下，满山遍野到处是“活捉土豪劣绅范志澄”的怒吼声。范吓得魂不附体，慌忙躲在佃户范吉安家的柴屋楼上。次日清晨，农协会紧缩包围圈，四处搜寻。突然，躲在楼上谷堆里的范志澄向搜捕人员开枪射击。为了避免伤亡，农协会征得房主同意，搬出该户家具，运进柴草，点火引燃了柴屋。范志澄即刻被大火包围起来，他急忙窜出草堆，跳下楼来，企图躲进灶房逃走，岂料，被一农协会会员发现并开枪击中，范志澄应声倒在灰槽里，被大火烧死。

6月22日，县知事魏宗晋和县团练局长李志东带队赶到现场，策划镇压事宜。当魏宗晋的轿子路过“一把伞”（小地名）时，遭到埋伏在路旁的农协会会员开枪警告，霎时，保镖、护卫吓得狼狈逃窜，县太爷慌忙从轿子里爬出来，溜回县城。随后，他给刘文辉的告急呈文中惊呼道：“一旦堤防溃决，危险万状”。

八、除奸宵“黑锅”

1929年秋，国民党第二十四军派余中英旅驻扎荣威，对地下党员、农协会会员进行大肆逮捕。县知事也张出告示：“只要抓得一个共产党人，赏给生大洋五百元”。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这时，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学徒工甘细之，受到反动派的收买，出卖了搞军运工作的谢连长。县知事下令对军营进行搜查时，查到了党的宣传品，谢连长因此被杀害，士兵被整编，军运工作遭到破坏。

对此，张涤痴及时召集县委成员商量，为避免更大的牺牲，决定除掉奸细甘细之。这个任务交给县委委员蓝明忠和晏绍华去执行。晏是县城东街扎纸人（做灵房子）、地下党员黄月三、黄月英夫妇的徒弟，和甘细之很熟悉。他素知甘好色，就在1929年11月的一个晚上，约甘来店喝酒。不多时，晏对甘说：“喂，竹楠冲有一个漂亮女子，你去不去看？”甘一听，马上就叫晏带他去。当走到竹楠冲柑子园萝卜土沟边时，晏用脚绊倒甘细之，使劲拉住甘的脚。这时，早已跟在后面的蓝明忠几步跑了上来，将甘按倒在地，并取下挎在腰间的马刀向甘脸上连砍数刀，殊不知甘连声惨叫，惊动了在附近守菜的“姚萝卜”，此人以为有贼，便高声大叫：“有人偷菜……”喊声越来越大，在慌忙中，蓝明忠、

晏绍华见甘已无声无息，认为砍死了，就赶快分头离开现场。不料，性急刀钝，甘未被砍死。“姚萝卜”便将他送到县衙，经审讯，甘供出被晏绍华暗杀的情况。当晚，县衙差人到黄家抓捕了晏绍华和黄月三，并对他们施以酷刑。对此，同监被关的地下党员官文栋、李君儒给他俩出主意，叫他们说是杀奸夫。因此，不论敌人怎样审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甘细之与黄月英通奸，晏绍华是替师父杀奸夫的。同时，黄月三又暗中带信给黄月英，叫她把屋里存放地下党的一切证件隐藏好，并要她承认与甘通奸，否则要暴露地下党组织。因此，当县衙派人到黄家搜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搜到，只好把黄月英抓去对质。为了保护党组织，营救黄月三和晏绍华，黄月英便按月三的旨意，承认自己与甘通奸。结果，县知事只按通奸案处理此事。

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黄月英受到众人指责。但为了保护地下党，营救自己的同志，黄月英毫无怨言地忍辱负重，背了几十年的“通奸”臭名。

九、凛然赴刑场

1930年10月2日，天刚朦朦亮，镇西永兴乡石塔嘴官三阳家——地下党威远县委驻地，被县团练局官兵包围了，原中共威远县委书记张涤痴不幸被捕。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张涤痴仍镇定自若地换上一件灰布长衫，戴好眼镜，对妻子刘素琴轻声说：“我夫妇俩就这样了，我不晓得是今天死还是明天亡。你要把娃儿盘养大。今后革命成了功，就给我开个追悼会。”说完，他从容走出屋外。敌人用粗重的铁链条将他绑在一乘滑杆上，抬回了县城。

张涤痴被敌人带进县衙，县长焦尹孚亲自升堂审问。他要张涤痴说出哪些是共产党人？张涤痴自豪地说：“威远除你反动分子焦尹孚一伙外，都是共产党人，你抓不完”。焦尹孚碰了一鼻子灰，但仍不死心地说：“张班长，你是有钱有身分的人，在威远哪个不知你的大名，你又何必非要同那帮乡巴佬混在一起呢！张涤痴用锋利的目光盯住焦尹孚说：“哼！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只知刮民膏、喝民血的贪官污吏”。接着他历数了国民党政府、反动军阀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又指手蹬足地大骂焦尹孚一伙的所作所为。焦尹孚气得脸色铁青，恼羞成怒，下令将张涤痴的锁骨刺穿，脚筋刁断，并用“烧长烟杆”、“背红背篋”等酷刑折磨他，但张涤痴毫不屈服，当他苏醒之后就向敌人喊道：“你们刁得断我的脚筋，刺得穿我的锁骨，可你们想要的东西半点也休想得到。哼！人生不过七十，我张涤痴已活了四十五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焦尹孚气极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把他丢进大牢。

县长焦尹孚软硬兼施，始终未能从张涤痴口中得到任何情况，于是决定将他押往荣县余中英旅部处治。次日上午九时，张涤痴被捆在滑杆上，双肩锁骨被穿上铁丝，双脚肿大，血肉模糊。张涤痴从县衙门一抬出，群众便蜂拥围住，士兵用枪托驱赶着人群。当时就有人骂道：“太凶！太残忍了！你们二天要遭报应，不得好死哟！”

张涤痴在滑杆上身子虽不能动，嘴里却不停地高呼：“受压迫受奴役的弟兄们站起来！打倒国民党地方军阀！革命不怕死，共产党人虽死犹生，人死精神在！”还沿途向群众宣传：“不要看我被整成这样子就不干了，你们不要怕，要继续干下去，革命一定会成功的！”